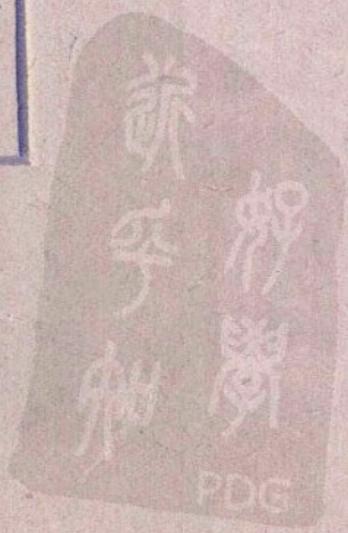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韓文考異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  
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  
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  
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  
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  
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

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  
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  
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  
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  
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  
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  
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

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

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  
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  
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  
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  
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郡齋近刊朱文公校定昌

黎集附以考異而音辯則

舊所刊也初讀者未免求之

音辯質諸校本既字不盡同且

音訛事多缺此書有集注有

補注有辨證有全解音通

句釋引物連類雜若加詳  
而於本文間亦抵牾余頗病  
之今悉從校本更定音訓因  
旁摭諸家注解効本文用事  
者枚舉而記其凡有未備則  
訪諸士友博極此書者併記之

意其間闕逸尚多也昔黃太  
史有云杜詩韓文每一字無來  
處竊謂必盡所云而後可讀  
二文公之書過不自料附所嘗  
記錄於逐卷之左而空其下  
方以待來者竄釋屢更相

續續於音辯或有補云寶慶  
三年季夏既望承議郎特添  
差通判南劍州軍州兼管內  
勸農事王伯大謹書

音釋如集中考異

已載者更不重出

昌黎先生集諸家姓氏

丹陽洪氏

興祖  
撰年譜辨證

東蜀樊氏

汝霖  
著公志及年譜註

眉山孫氏

汝聽  
全解

臨邛韓氏

諄  
全解

文溪祝氏

充  
全解

晦庵朱氏

熹

撰考異

留畊王氏

伯大

著音釋

姓氏

畢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序

此集今冊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弃不錄。至於舉正則又別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布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序只云目爲昌黎先生集諸本，亦多無文字者。今从之。○後凡从方氏者，不復論所不相同者，乃著之。

門人李漢編

蜀本作朝議郎行尚書屯田貟外郎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今本或有字非是并序二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疏  
爻象春秋書事詩詠詞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  
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  
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  
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  
文與道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或無於字  
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來或求  
是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  
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無皆字汗瀉卓踔  
齋方云陔音玄郭璞江賦云溉混因陔是也或作云非是危然而蛟龍  
翔翥然而虎鳳躍躋然而韶鈞鳴方从之按蜀本作發  
但作鳴則句響而字穩耳故今定以諸本二字兩通  
而特著方本所从以備參考後皆倣此 日光玉潔

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  
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  
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

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

閻本作閣

十非是可謂雄偉不

常者矣

常方

从杭本作賞云取漢書功

蓋天下者不

語而唐太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

擇施之於此既不相儕且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

必敢取以爲用也

當以諸本寫正也

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

漢或無隴辱知最厚且親

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

或

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

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

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

哀辭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三表狀

五十二摠七百

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

考其數皆不合而姑從閻本杭

本

本

本以爲唐本舊如此既非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  
文義所繫今亦不能深考並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  
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  
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  
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韓柳一先生文集行世久矣唐季歷代以來儒  
人文士莫不宗之以為文章之模範序記之矜  
式惜乎舊板漫滅續集遺闕讀者慨焉本堂  
廣求訪到善本卷集全備宗玉喜不自勝命士鼎  
新綉梓以廣其傳使四方文學君子得覩  
二先生之全文不致湮沒豈不偉歟幸

鑑

歲癸亥長十月吉旦

書林王宗玉

謹識

汪季路書

達頃在成都見樊澤之所藏盤谷序碑本云得之邵公澣作橫卷刻字畫甚新略無殘闕鄭家中所藏本乃刻之方石殘闕殊甚其下方十餘字不復存字體絕不相類自是兩本家中本有後語集古錄金石錄本亦皆有之記得樊本無之洪慶善所見似亦與家中本同惟樂且無央不同以上文意觀之恐舊自作無殃也大氏家所藏本與方本所記多同但聚茂盤旋友人於晉可以稼五處家本所闕而天子二字家本似續改刻耳又嘗以所見樊本及家本校今方本所不同者五處如不可幸而致不樊作弗家本闕大丈夫不遇夫下樊本有僥倖樊本家僥並作微樊本家不祥樊本家皆作弗飲則

食  
樂本同  
家本闕  
田氏先廟碑海外二字方氏蓋从石本而不著其說橐兜則石本省卜作橐方作橐者誤也

右季路所見二石本與方氏所記無大同異但央二本皆作央恐作殃者爲是蓋作殃則與樂爲兩事中間可用且字作央則與樂爲一事中間不容著且字也僥倖據經傳當作徼字它亦不必改也今錄此書以見石本未必可據况方氏所見又出傳錄而非其真耶田碑橐字雖無石本亦亡可疑方本之誤則其考之有未詳耳